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二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字元輔超之子也超有傳始超為懷州防禦使補德用為牙內都指揮使超率兵六萬伐李繼遷出綏夏德用時年十七從為先鋒破賊于鐵門關進師烏白池他將失道超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卻乃領眾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繼遷引避之以功授內殿崇班德用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仁宗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冀州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詔書以干吾軍執不與章獻固

欲與之德用固不与 章獻崩有司請衛士坐甲者德用以爲
故事無有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 詔明道二年拜簽書樞密
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
軍節度使又明年加宣徽南院使寶元二年罷爲武寧軍節度
使初翰林學士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 藝祖者旣而
御史中丞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
隨州德用疏言宅枕乾岡 陛下所賜貌類 藝祖父母所生
旣貶黜士皆爲之懼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
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德用曰此害公者也德用
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 朝廷亡一直臣於是
言者甚愧復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境上乃拜
德用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其臣劉六符來聘德用迓

之六符曰比歲大熟非仁政所及耶德用曰 明天子在上豐
年乃其常爾時契丹求關南故地 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
入奏言臣愚無狀願 陛下假臣二十萬兵得先士卒以當匈
奴臣不勝大願 仁宗不許德用曰 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
金繒啗之以金舊好卒如其言復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徙判
定州又徙陳孟二州召還復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澶州徙鄭州封祈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
改鎮集慶封異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爲河陽三城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皇祐六年拜樞密使徙封魯是時 仁宗
以富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
天五十嘉祐元年復請老爲景靈宮使徙鎮忠武卒年七十八

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武恭德用善射軍政明而士心附所至有
威名居家約易不事娛樂燕祿賜多周施諸族云

夏守贊字子美并州榆次人也父遇以軍校死王事守贊幼孤
真宗在襄邸憐之及即位授右侍禁遷供奉官 真宗幸大名

康保裔與賊戰沒其部下畏誅誣其降賊令守贊往察之乃變
服入軍中得其實蓋保裔送客卒與虜遇援兵不至而死

真宗因恤其家守贊事 真宗官至保信軍留後 仁宗即位

歷步軍馬軍殿前都指揮使拜建武軍節度使歷鎮二東保大
定國鎮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內侍黃德和誣
告平等降賊守贊力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以為質既而德和果
以辨詐服罪未幾自請討賊遂換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略安撫
招討使守贊性怯寡謀士卒不附乃駐軍河中又屯鄜州

朝廷以其子隨為招討副使而以守贊知樞密院事隨道卒守
贊丐罷除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明年判瀛州卒
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僖子隨

隨字君正始以父任補殿直累遷邠州團練使進秦州防禦使
元昊反為鄜延路總管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
明季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獨曰此行間
爾乃召與飲厚撫而遣之士彬感泣而去守贊位右府除耀州
觀察使知亳州又知河中府為陝西沿邊招討副使時隨已病
或勸須疾愈乃行隨曰邊事方急而可以疾辭乎次陝州而卒
年四十三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郭承祐開封人也娶華王元偁女授供奉官稱遷至衛州防禦
使知澶州人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

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言其非才改知相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澶州都總管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宣徽南院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承祐在應天擅留上供米及擬翰林所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徙知許州轉運使蘇舜元薦其有將帥材其政如龔黃 仁宗謂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性驕侈狡獪所至多興作為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

許懷德開封祥符人也其父均仕至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殿侍累遷殿前副指揮使寶元初陝西用兵懷德為鄜延路副總管賊以三萬騎圍永平砦懷德止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已而賊有出陳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

弓射之應弦而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間道出其不意左右奮擊賊遂解去遷鳳州團練使以賊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武信軍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拜寧遠軍節度使坐冒認從妹別產出知亳州徙徐州復為殿前都指揮使歷鎮保寧建雄懷德宿衛十四年數以老乞身復自言臣年至矣不爾為御史所彈不得善罷 仁宗

不許懷德雖老習軍旅之事然戰功所可見者一二特以遭時承平故安坐以保寵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再表辭懷德既加恩又移鎮共為表謝翰林李士歐陽脩以為慢 朝廷 詔以脩章示懷德懷德雖悚息謝罪而終不復進表 仁宗亦不加責也卒年八十四贈侍中謚曰榮毅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也家世為農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

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初為騎馬小 後隸拱聖軍選為散直元昊叛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青勇於臨敵嘗為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嘗破金湯坡略宥州屠哱咩歲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以功遷至泰州刺史涇原路總管 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略會虜寇平原 仁宗命圖形以進及元昊稱臣西鄙休兵入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宥州防禦使馬步

軍副都指揮使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智高蠻商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之族轉至交趾適儂猶州知州儂全福無子全福為交趾所虜阿儂改適蠻商生智高長遂殺其父阿儂又為特磨道儂夏卿之妻智高聚兵入寇初陷邕州遂僭稱南天國號仁惠皇帝稱其母阿儂為皇太后建元啓歷阿儂凶悍有謀者小兒肉間以其庖食智高用其計遂自邕攻橫貴龔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乃進圍廣州 朝廷以孫沔余靖為安撫使久未奏功 仁宗以南方為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 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

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陳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後遂失險乃悉衆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僞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初所獲有衣績金龍者衆謂爲智高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吾寧失智高 朝廷不可誣也智高既遁奔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依其本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有石鑑者世居邕州謀知其動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襲擒阿儂及智高一弟二子並檻送京師阿儂年六十 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爲大理國所殺故悉剗戮

都市青還 朝復爲樞密副使遂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而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曰武襄青爲人恭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功罪雖敵在前士卒無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韓琦范仲淹特器遇之又與尹洙善嘗從洙議兵洙以謂有古良將才後洙以貶死青懷知己常周恤其家熙寧元年 神宗思青勲烈自爲文遣使祭之

臣稱曰爲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夫智與威係乎將之所能而權者出乎君之所任有所能之威智而無所任之權則智不足以使人而威不足以服衆又何足以任天下之事者哉蓋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於當

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況使不得君之權以便其事則安可以有功為虜為將而具三者則可以為名將矣

張攷開封人也初名茂實字濟叔避

英宗藩邸名改焉父景

以官者事

真宗攷以父任為三班奉職

仁宗為皇太子以

攷給事春坊轉殿直

仁宗即位為閤門祗候累遷供備庫副

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鈐轄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昱之

奏罷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攷議攷言此乃界河策

先鋒者緩急以為先登不可絕其常賜

朝廷亦以為然昱之

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銀鞵錢而軍人皆怨殺官吏據城

以反慶歷中復知貝州契丹渝平

朝廷以富弼使北而攷副

之卒復舊好而還以勞遷西上閣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總管自兵興河東用鐵錢盜鑄者

其法弊壞乃更三當一軍中所用不足相率叩府閉門不納幾

亂矣攷獨策馬從數卒往喻之皆散去遷濟州防禦使又遷桂州

觀察使為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遷昭信軍留後馬軍副都指

揮使召還或叩攷馬首為不順語執以聞事下有司叩馬者實

病心事既明猶以言者故罷兵柄除寧遠軍節度使出知潞州

移知陳州復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集慶又坐販易公使而

所使卒殺人罷知曹州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勤惠

郭達字仲通本邢州人也父斌徙家于雒達少以父任為殿侍

隸范仲淹麾下善騎射儻有氣節遷右侍禁為真定府監押

保州雲翼軍亂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兵馬監押侍其臻為

賊所留李昭亮討之不能下因遣達達故與臻同事仲淹徑至

城下取紫佩囊示之臻曰是非昔事范公物邪臻與貴即再拜
曰願君登城相見逵登城徑入開諭禍福既而臻貴悔欲害逵
衆蔽之得免臻貴自剄衆遂降以功遷閭門祇候知鎮武軍秦
鳳路通古渭州逵受 詔赴援三戰三勝遂拔其城副吳奎使
契丹會虜主受尊號逵與奎入觀使還黜為汾州都監五谿蠻
彭仕義叛以逵知澧州大破仕義于桃花州遷禮賓使知邵州
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知廣信軍遷六宅使累遷容州觀察使
仁宗山陵以逵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出為涇原路副都總管
遂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未幾以僉書出為陝西宣撫使 神宗
即位遷靜難軍留後除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帥延
州時种諤誘夏國首領嵬名山降遂取綏州 朝廷以諤擅興
生事欲棄之逵謂棄綏州則示弱於夷狄矣諫祚死夏人來請

綏州逵言不可許未幾夏人以重兵寇邊逵使人諭之即遁去
改雄武軍留後夏人襲慶州逵遣將破之于金湯韓絳宣撫陝西
用种諤言將取橫山逵曰諤狂生也 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

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於是與絳議不叶絳奏逵沮軍台還

朝慶州兵亂關中騷然乃命逵知永興軍至則徹守備而人情
乃安徙知秦州王韶開熙河逵案其不法遂徙知渭州 朝廷

遣蔡確鞠之謂逵誣因落宣徽使知潞州未幾知太原府復宣
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 詔逵討之 神宗問所以平交

趾者逵曰兵難喻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遂復邕州師進次富
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降而逵以重兵壓
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逵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京
安置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未幾復廣州觀察使知

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三
列傳四十六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也祖顓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父逢吉為光祿寺丞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除直集賢院同判太常禮院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勵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庸以為殿最章獻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見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作玉鳳論諷章獻以檢外戚歷知湖州為京西轉運使太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陵寢大事也不可輕乃止除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學士初劉平石元孫戰沒仁宗問禦邊計度奏曰中國宜以

智勝難以力克今當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因上備邊十策
迂丞旨時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忌不給假度謂大臣給
假宜如故且无使外夷窺 朝廷淺深 仁宗從之為羣牧使
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万其後言者以天下无事遂廢八監陝
西河東歲市馬二万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
為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与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
此則國馬蕃矣久之遷端明殿學士 仁宗問用人以資与才
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
自求柄用也 仁宗曰度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
私豈有是哉因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明年改參知政事居頃
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於 上前請使御

史与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
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与爭
於 上前 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孝士議
者以此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殿孝士判尚書都省積官至尚
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度性資純直不事
威儀左右无姬侍喜論時事在經筵 仁宗呼為孝士而不名
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乱為著龜也 仁宗
出歌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
事 陛下在政府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宰相十二年卒之
日其子猶未官自今吾不復有請矣著述英聖覽十卷龜鑑精
義十二卷慶歷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吳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為人明敏勁果強 博 孝進士

甲科授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又知襄城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請所須皆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奉賢良方正策八三等有國以來制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除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加太常禮院育言禮文殘缺願 詔諸儒裁定乃 詔脩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則先賤入省則先官二卑而賤高者常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制清望有議而不集非所謂求至當者也乃請使異席不相壓則適中矣眾議是之為三司判官知諫院趙元昊反慢書始聞 朝廷為之忿然張士遜為相即諫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元昊既稱帝還所授旌節諫者皆謂宜發兵逐之育獨曰元昊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号誇其人勢必不

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号若國王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敢妄動然後陰勅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育言為不然其後師久无功元昊亦歸過自新 仁宗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諫者始悔不用育言而虛弊中國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迂起居舍人為翰林李士久之知開封府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數月除參知政事

章懿皇后升祔 真宗廟言者請覃恩育力諫止之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愛之臣以為憂 仁宗欲徙二人者育曰盜誠无足畏小人乘間以撼大臣此可慮也諫遂寢育在政府与宰相賈昌朝數事議 上前 上之左右与殿中人皆恐色变育論 不

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乃復為樞密副使明年竟罷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育嚴保伍之法以檢制盜賊拜資政殿李士從知河南府又徙陝州永興軍以父喪免服除且將召之育辭以疾遂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李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分臺舊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之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育二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疾少愈復知陝州加拜資政殿大李士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夏人既納款而並邊種落數侵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因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則爭而受患者隣府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於朝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以罪去以疾求解邊事乃復以為資政殿大李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

吏部尚書謚曰正肅有集五十卷弟克

克字冲卿奉進士嘗為國子監直講兼吳王宮教授他官與宗室狎習无誨導之誼克獨以嚴見憚為宗室六歲以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孝五曰進德六曰宗儉仁宗命分寫遍賜皇族英宗書之坐右授集賢校理權判吏部南曹歐陽脩判流內銓胡宿之子宗堯改官有言其私者乃出脩知同州克上疏言脩以忠直結陛下之知若以為私則臣願與脩同貶於是脩復留克亦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大臣意欲隆其禮王洙判太常寺禮院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僚屬不知克即移開封治吏罪府不受克持之不置會溫成神主祔以楊察攝太尉克獻官趙抃與克監禮仁宗又遣內臣臨視祭事內出圭瓚以灌鬯克言於察曰禮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

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明日御史劾開封不治吏罪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台還為開封府推官三司戶部判官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三路轉運使召入為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同知諫院熙寧初為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木征洮竄充建議請委韶招誘木征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屯絕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居位五年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逾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政事非是充為相務以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陰欲變更新法之不使者乞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於是王珪忌之于時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之初相州嘗劫劫盜為堂後吏所駁有陳安民者僉判相州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詔御史臺劾吏請屬命確雜治確捕充親戚官屬繫考鈎致充語神宗獨明其無他充數為同列所危然素多病至是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明年除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西太一宮使平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神采秀澈詞氣溫厚內行脩飭事兄甚謹將終戒妻子無以私事干朝廷神宗對輔臣每歎其孤立云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侔官皆至負外郎始張懷素以妖術妄說災福見儲以為福當似姚興須賴懷素之力可以王閔中儲信之大觀元年因

星變謀與侂起事爲人所告懷素儲侂並誅死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也舉進士爲廣濟軍判官從薛奎辟爲秦州節度判官奎徙益州又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僉書節度判官通判壽州奎又稱鎬有廊廟材遂除開封府推官權京東益州路轉運使歲歉民無積蓄盜賊間發鎬爲平其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坐失按察降知同州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旣去議脩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彊弩奏爲清邊軍且取驍勇其後陝西河東悉置此軍遷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淮發運使未行擢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反于其州以鎬爲安撫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以功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進三司使彥博相以鎬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烈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臨事不苟旣卒人多傷之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也十歲喪父寓家衛州因居焉奉進士授彰德軍節度推官知咸陽金堂商河三縣商河多墾田舊令或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弃而不耕人以為清入爲監察御史裏行再迁知諫院時范仲淹知開封府與宰相呂夷簡爭論于上前貶知饒州余靖尹洙相繼被黜歐陽脩移書責若訥爲諫官阿附宰相而不言若訥忿而繳奏其書且言自仲淹貶職之後臣不敢妄有營救歐陽脩移書詆臣謂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朝列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

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至謂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
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忤意逐賢人臣謂賢人者國家所以
為治也若陛下忤意逐之臣當諫諍臣愚以謂仲淹以狂言
取譴豈謂之非辜怨中外聞之誠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也
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於惑眾脩亦謫夷陵令而若訥遂為士
君子所耻至謂為不肖加直史館為侍御史知雜事若訥言古
者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才數刻豈能盡萬機之事宜賜從
容如唐延英故事仁宗然之擢天章閣待制迂龍圖閣直學
士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賈昌朝與吳育數爭事明年春
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
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
使公議非之王則反於貝州議者多欲招降獨若訥言河朔重
兵所聚今釋不討且啓亂議乃定改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樞
密使皇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
判都省卒年五十九贈右僕射謚曰文莊若訥苦孝善記於申
韓管子之書尤其所好亦習鑿書雖國鑿無以過也然拘古方
治疾多不效皇祐間累詔參定尺以制鍾律論久不決若訥
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隨書定審天下之尺十五鍾上之有集二
十卷

臣稱曰烏虜士之舉指云為不可以不審也觀若訥為人非有
大過特始也不能辨仲淹之無罪而繳進脩書終也擠吳育去
位而躡取政柄遂為清議所薄方仁宗之世求賢如不及若
訥既有位於朝榮名厚祿何患不得而乃敗名撓節以僥幸一
時士而至此不足以言士矣使若訥礪砥廉隅不叛名節未必

無可取云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四

列傳四十七

謝絳字希深陽夏人也父濤太子賓客絳以父任爲校書郎奉
進士知汝陰縣遷光祿寺丞爲秘閣校理上疏謂 有宋當以
土德王天下下兩制議兩制以爲 太祖受終周室豈可弗遵
五行之序事遂寢 仁宗即位絳建議請以 真宗配感生帝
而翰林李士季維又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初天下水
旱蝗生河決絳上疏引洪範京房易傳陳災異之變以爲
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塞時變惟是號令所發未聞有所以當
天心故水未復而繼之以旱此天所以誨告 陛下也夫風雨
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
沴近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風雨以信其可得乎今

陛下朝夕左右以佞幸而進為陛下言者刻民而取利則甘御下而惜恩則悅諛言似忠而害於理忠言似逆而便於政然而為國以恩不以利取士以忠不以諛觀漢以災異策免三公示戒懼也陛下進用丞弼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贊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何為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也伏願惻然下詔深自引咎許士大夫極言時政得失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納之為國史院編脩官稍迂直集賢院以父年高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脩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寢廣又益以內帑四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迺宿廣內有不時召人人力道術究藝

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往者延燔簡編略盡詔訪舊本是正疑文有司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攷校之便直舍卑喧太官衛尉供擬滋削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寂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為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甚為聖朝惜也願闕內館以恢景德之制為開封府判官又為三司度支判官上言號令數變則虧軀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於必行守者患於不一願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後施行固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請補外得知鄧州卒年四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宜州推官稍迂太常博士奉賢良方正入等迂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

司鹽鐵判官

仁宗以天異地震方春而雷下

詔求直言紳

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其象 陛下既祇畏天誠則宜推原其本而與脩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願推所以拯卹之道有位有背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爲比周不顧廉節者願思所以懲艾之術據名藩專使領有假非其人守邊防擁重兵有方略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宜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強悍而自恣獷傲而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而制其命左右近習久處親信有狎侮而不戒恩過而惠生願思所以杜其萌而扼其隙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上不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行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有越陰之分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無有作威作

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也今天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分手 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一二十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辯論官材使 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材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改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於上而謂託已行於下矣 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而先知不牽制於一切故被擢之人感恩自厲此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又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万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寬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 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

咎凡 朝廷事無巨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 聖慮而振
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
證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豐恐 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
警言之欲 陛下先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既又陳八事
仁宗嘉納之除史館脩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紳舉馬端為御
史諫官歐陽脩論紳所舉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楊州喪父
服除復入翰林言者又彈紳急於進取以翰林侍讀李士知河
陽徙河中府未行感疾鑿者誤用藥猶力疾杖之已而卒年四
十八子頌自有傳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也少好李善屬文舉進士為僉書
平江軍節度判官還為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為三
司鹽鐵戶部判官出知宣州景祐四年同脩起居注進直史館

時京師地震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
也天動地靜至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丙辰地
震此大異也 陛下憂勤庶政而災變如此必有下失民望上
戾天意者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士結舌不敢議
朝政者將二年矣願 陛下深自咎責 明詔郡國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監而善應來集也出為兩浙轉運副使
疏太湖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而民賴其利除知制誥方陝西
用兵急於經費 仁宗自擢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
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
御厨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焉宰相呂
夷簡不悅清臣以宋庠鄭戩與清臣同年指為黨出知江寧府
入為翰林學士以父喪免或言其知兵請起守邊為宰相陳執

中所不悅除翰林侍讀李士知邠州改青州永興軍復為翰林
學士三司使請以河北安撫司錢平糶賈昌朝固爭而罷復為
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清臣為人爽
邁遇事敢言數言天下事皆當世可施行者有集一百五十卷
○楊察字隱父其先成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宿州
召試學士院改著作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同脩起居注出
為江東轉運使部吏頗易其年少及擢姦伏一路悚栗召為右
正言知制誥有上書請罷有司糊名考試及變文格使為放軼
以襲唐體者察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文無今昔惟以體要
為宗若肆其誕謾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會晏殊為宰相
察以子壻嫌換龍圖閣待制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右諫議
大夫為御史中丞 詔舉御史因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

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皆所不取
恐英傑之士或有所遺時御史何郊論事不得實問狀察言御
史故事許風聞若反被責問非所以為人主耳目之官也以事
出知信州改揚州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
知益州進禮部侍郎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戶部
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拜三司使卒年四
十六贈禮部尚書謚曰宣懿察七歲始能言為文敏贍典內外
制有體要吏術簡而中理有文集二十卷第寘奉進士第一通
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年三十一既死人多傷之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也兄源字子漸與洙俱以儒學知名舉進
士為芮城河陽二縣僉書孟州判官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
州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遺懷

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仲淹薦其材遂知懷州官至太常博士卒年五十洙少舉進士為正平簿河南府戶曹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晦叔薦其材召試充館閣校勘迁太子中允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洙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與俱貶貶監唐州稅復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琦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琦降知秦州洙亦徙通判濠州久之琦奏

得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上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惡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而為丘墟矣 陛下視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孝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虜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敵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

下雖樂聞過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臣所感忿於邑而不已何者以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存陛下所行爾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垂信於下異時民間降一命令皆竦觀之今則不能皆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以信之不能終自詘其謀以為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祿者陛下所持之柄也近臣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

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私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暱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皆祖宗累朝所積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實但見取於民者日滋即知蓄於公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興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當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戶曉獨見陛下行事頃歲間邊將王珪以力戰獲名馬金帛之賜則無不悅服見優人所得之過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

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能使忠謀漸進網紀漸舉國用漸充士心漸奮夷狄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帝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仁宗嘉納之遷知涇州又知渭州鄭戩為陝西帥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洙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屢召滬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洙乃諭狄青械以下吏戩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士廉至京師上書訟洙命御史劉湜就鞫無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為嘗自貸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鑿藥舁至南陽求鑿疾革隱几而坐與賓客言不及其私遂卒年四十七洙博學有識度通六經尤深於春秋為文章簡而有法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有文集二十七卷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舉進士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行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討元昊久無功天下騷動 仁宗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為右正言 仁宗好納諫未嘗罪言者甫嘗言宮禁事則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今張脩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仁宗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 陛下可自知也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

甫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甫平生所善者也又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知經術不可用由是仁宗難之甫遂求解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便宜行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仲淹退未嘗不稱其賢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河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留侍讀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美談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云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人也少孤自力學奉進士高第爲同

州觀察推官知中牟縣民賦役重而富人隸太常爲樂工者六十餘人揚休皆罷之爲祕閣校理以太常博士爲開封府推官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生前在開封常失盜出知宿州復爲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之臣皆侍坐迹英閣揚休奏史官當立上之左右與聞聖言不可坐仁宗從其言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初溫成廟降香仁宗誤書名揚休言此奉宗廟之禮而有司承誤不以聞仁宗曰溫成之廟豈可書名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之即命改焉揚休又奏乞增諫官七員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以尊儒術命御史出使以防壅塞擇郡守縣令以安赤子禁奢侈以豐財用皆有益於國者卒年六十三揚休喜閒放平居養猿鶴收畫圖以自適工於詩什世稱其才而於誥命非所長云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五
列傳四十八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也曾祖緯爲史官官至給事中五代史有傳天禧元年昌朝獻文章于朝召試除晉陵簿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一見許以公輔景祐元年初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而天章閣侍講亦自昌朝始在經筵善稱說仁宗多所質問昌朝皆記錄刪潤以進賜名逆英廷議二閣記錄太平興國寺災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外皆從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權知開

封府為御史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以天子即位年月傳會易筭推吉凶昌朝疏出之初元昊反昌朝請減不急費詔令與三司合議歲省緡錢百萬又言所以待夷狄者六事時皆用其策慶曆三年遂參知政事四年為樞密使五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居兩月除昭文館大學士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多不死元孫得不死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自餘皆第四等並為及第自天聖六年始復置中選者不過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昌朝議欲廢之吳育不可與昌朝皆論於上前由是有隙乃詔自今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

制舉焉育數與昌朝爭議議者不以昌朝為直高若訥為御史中丞乃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育罷昌朝亦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初張貴妃為貴人賈氏母養于禁中貴妃既罷幸時賈氏用事宮中謂之賈夫人而昌朝以姑事之謂之賈姑姑時臺諫論其姦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也王則反貝州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南東道封安國公河決商胡屬歲饑又疫人多流棄昌朝所救活甚多徙鄭州及見留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求補外復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為右僕射兼侍中判鄭州辭僕射侍中乃改同平章事以母喪去召對經筵命講易出判許州移大名復請脩河故道中書議歸之六塔曰昌朝力爭

不已其後河果不可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者衆中人劉
恢往還河上言河決趙征村與上姓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
朝使之以搖當國者嘉祐元年封許國公召為樞密使仍同平
章事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為客位以待官官又官官有矯
制者釋之而不治乃罷以鎮安軍節度使兼侍中景靈宮使又
出判許州改鎮保平移大名英宗即位改鳳翔節度使加左
僕射進封魏國公徙許州以疾求解將相復為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都省薨年六十八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昌朝博
學善議論及大用不為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宮人宦官者
有文集奏議各二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合十二卷羣書
音辨十卷有子炎徽宗時為工部侍郎
臣稱曰聞之諸公長者方昌朝始見孫奭也奭以唐路隋韋處

厚傳示之謂昌朝曰知此意否君異日以儒術作宰相正如此
二人世以謂奭能知人然爵位固相似而其邪正則遠也蓋知
人之難自古而然矣

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也奉進士開封禮部俱第一與弟祁
同時有名以詩賦為孝者所宗謂之二宋初為大理評事同判
襄州迂直史館脩起居注迂右正言會郭皇后廢庠與諸諫官
伏閣力爭坐罰金景祐元年知制誥當是時制舉人與武奉雜
試庠建言六科待天下異士宜設次具酒食禮之武奉人別試
仁宗從其請五年仁宗欲以為同知樞密院事故事無自知
制誥除者乃召入翰林為學士而以弟祁知制誥寶元二年遂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宰相呂夷簡不悅會
范仲淹在延安焚元昊國書不以聞而以私書復之事至朝

廷群公議之夷簡謬謂不可庠信之亟於上前乞斬仲淹夷簡徐救之時鄭戩為樞密副使葉清臣為三司使皆庠同年進士或誣以朋黨尽逐之庠得知楊州加資政殿學士移鄆州慶歷五年復拜參知政事 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親策以時事庠獨進以為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自視遇如賤士非所以尊 朝廷也乃請歸中書合議上奏從之後復 手詔以時事詢兩府兩府皆推庠為對八年以上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迁工部尚書三年 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客張彦方遊而彦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御史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乃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河陽嘉祐三年拜樞密使同平章事封莒國公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乃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移鎮武寧改相州 英宗即位封鄭國公為景靈宮使出判亳州庠所至以靜鎮為治末年信愛幼子頗致物議至是御史有言勿令其子侍庠之官 英宗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隨乎請老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庠性儉約不喜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初名郊李淑在翰林因對言於 仁宗曰宋郊姓符 國號名應祀天不祥也 仁宗語之更焉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會諒陰正奏名初為第一 章獻皇后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為第一而祁為第十兄弟友愛甚篤初釋褐授復州軍事推官代還為國子監直講迁太常禮院脩起居注陝西用兵調費日促祁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

為資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今左藏無積年之錢太倉無三載之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今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負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日僧道以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為徒弟者釋還為民勿復歲度今日已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道定若干人更不得過此數此策一舉可得耕夫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佹弱而刺之才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為盜者不可勝計 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駈

以就役且又別給口券復賜錢帛廣勸無益請罷天下招廂軍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 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言以十人為額則常以什二加之即近代罪謫足以無之今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不可以苟進官不可以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內銓明立限負以為定法其門廕之外貢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候有闕官計負補吏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供億不可資計而皆以祝 帝壽奉 先烈祈民福為言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謂 陛下上事天地 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

希肩肩之報哉是 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以獲利耳宜
取其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脩則一費節矣二曰京
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吏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帷帳謂
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享齋名而又別築神祠爭
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用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也夫
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
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
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
或臨師屯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享兵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
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資財爲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爲甚
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不得建節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
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行則不信

陛下若能躬服至儉先示四方衣服醜膳無益舊規請自 乘
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嚮應民業日
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雷照飲馬西河春蠶尔戎酋可
翫之掌中矣次當知制誥以况庠參知政事乃除天章閣待制
庠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除翰林學士庠復執政改龍
圖閣直學士遷羣牧使庠爲樞密使復爲翰林當張貴妃制初
欲行策礼而祁乃以誥進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遂落
職知許州未數月復翰林侍讀學士史館脩撰兼龍圖閣學士
張彥方與祁子遊乃出知亳州知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
聽蕃落民間自相賣民養馬者不得升戶等又請復唐馱慕之
制居三月徙定州又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
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態掬心

不能無動今欲斷垂涎欲肆噬者惟鎮與定爾臣日夜深計以
為欲兵之強莫若積穀與財欲士訓練莫若善擇將欲令人樂
闔莫若重賞而嚴罰欲賊顧望不敢前莫若使鎮重而定強今
朝廷擇將練卒制財強勢反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計
也夫陝西兵銳士勇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為寇惟河北
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兇衽上行
故曰謀契丹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
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足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
狀者得迂鎮定則鎮定重以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
夫然聚霍然去雲奔飈馳抄后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挺
長槍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今不
待馬而步可用也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闔

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
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凶則鎮擣其脅勢
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
之脫或一賊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邪臣請合鎮定
為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迂治
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事無苟且之意策之上也惟 陛
下當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后圖之殆矣既又上御示戎
七論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代還除三司使御史中丞包拯言
祁在益州多遊燕又其兄在政府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初
賈昌朝建議脩唐書始令館職日供唐書所未載者二事附於
本傳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為脩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
求呂夏卿為編脩而以昌朝提舉昌朝舉王疇編脩必以為史

出衆手非是辭之昌朝罷相以丁度兼領度卒劉沆代之沆罷
王堯臣代之堯臣卒曾公亮代之唐書初脩而堯臣以憂去方
平察相繼出外祁遂獨秉筆雖外官亦以藁自隨久之又命歐
陽脩刊脩分作紀志劉義叟脩律歷天文五行志將卒業而梅
堯臣入局脩方鎮百官表祁與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王疇一十
五年宋敏求呂夏卿並各十年刊纂紀志六十卷列傳一百五
十卷全是書成祁進工部尚書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復除羣
牧使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祁將終親草遺表勸立皇嗣戒
其子勿請謚勿求遺恩勿爲銘誌勿脩佛事其後翰林學士承
旨張方平爲祁請謚曰景文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
祁非特文章有見於世其守邊議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然不
至大用時論惜之呂夏卿劉義叟附于傳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也少以陰補太廟齋郎閉戶讀書
親朋罕見其面舉進士調高安簿又爲江寧尉時脩唐書以夏
卿爲編脩官書成進直秘閣夏卿喜聚書博覽強記而於歷代
史尤該洽唐自韋述等著史又有編年諸錄而旁記雜說幾數
百家夏卿討論是正於新書爲力居多然亦好尚竒異也與脩
仁宗實錄同脩起居注迂知制誥 神宗訪以政事夏卿言累
朝不惜金帛講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垂六十年古未有也願
勿失前好久之以疾卒年五十三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也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術該博
擢試大理評事趙州推官留脩唐書義叟強記於經史百家無
不通曉至於 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知其要其樂
事星歷數術尤過人嘗以春秋時變異合之以洪範災應 古

人所強合者著書十數篇視日月星辰以占國家休祥多應也
唐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

臣稱曰唐有天下載祀三百其興衰治亂之迹必攷信於史而
舊書則紀次無律懲勸不明不可以訓初與諸儒博采舊聞作
爲新史於是一代之典粲然大備然其爲書事雖增而失之冗
文雖省而失之略此未免有是非輕信之蔽雖然能與班馬並
驅則雖長於載記者有不能烏虜祁亦良史也哉

